

究竟谁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本报记者 余英茂



齐长城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料图片)

所对舞钢市平岭长城遗址焦桐高速叶县至舞钢市段穿越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长城墙体内发掘出的遗物年代大部分为春秋时期,少量为战国早期,未见晚于战国时期的遗物,平岭长城年代与文献记载的楚长城时代一致。

今年1月至2月,调查队对楚长城关口之一的泌阳象河关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利用自然断面对部分墙体进行铲刮。象河关城墙内出土的陶片和石器遗物,遗物时代早者可达新石器时代,晚者不晚于西周,发掘出土的遗物与古代文献记载得到了相互印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说,他们对舞钢平岭长城遗址进行的发掘及象河关的试掘,首次以考古发掘的形式将楚长城墙体和关堡的结构及建造程序展现给世人,并用科学发掘出土的遗物断定了楚长城的年代,这在楚长城研究上还是第一次,对推动楚长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长城之父”之争由来已久

提起长城,人们多会想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万里长城。不过,著名的万里长城并非是我国最早的长城。长城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多修建有长城,有楚长城、齐长城、魏长城、赵长城等。

对于最早的长城出现在什么时代哪个诸侯国,却是众说纷纭,史学界和长城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有人认为是春秋时期的楚国长城最早,有人认为是春秋时期的齐国长城最早。

据史籍记载,楚国于公元前七世纪时,在今河南、湖北一带修筑城墙,这就是中国最

早修筑的长城。后来,齐、魏、秦、燕、赵等国也在自己的疆土上修筑高大的地墙。因为这种城墙很长,而且与一般城市中的城墙有所不同,周围也不封闭,所以又被称为长城或长垣。

长城学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1998年6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期间,曾登上北京怀柔境内的慕田峪长城游览。陪同的中国外交部官员指着一位中年人,说:“总统先生,这位是我国著名长城学专家、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先生,他曾徒步考察过万里长城,是专门来给您介绍长城的。”

看着像巨龙般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上的长城,克林顿兴致勃勃地问董耀会:“这是最早的长城吗?”董耀会摇摇头说:“不是,据《史书》记载,最早的长城是中国赵国修建的长城。”

长期以来,楚长城只存在于文献中,到底有没有楚长城,楚长城在哪里,它是怎样建筑起来的?考古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董耀会也一直想揭开长城源头之谜。

2000年8月,通过对位于楚文化发源地的河南南召县境内发现的100多座绵延不断的建在险要冲上的古山寨和石城墙的考察研究,董耀会初步认定,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长城——楚长城遗址。

2001年8月,董耀会同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吉人一起再次来到河南,经过详细考察,确认楚长城就是中国最早的长城。兴奋之余,董耀会和吉人分别挥笔写下了“长城之父”、“祖国长城,无价之宝”的题词。

通过实地考察,董耀会认为,在我国历朝历代中,最早只有楚国才有修筑长城的必要和能力。公元前688年楚灭申后,一直到公元前292年秦灭楚,这400年间河南部分县为楚国属地,

处在楚国的北部边境。楚之前的朝代虽然也发生过战争,但这些朝代均没有修建大规模永久性军事防御工程的必要和能力。在南召县境内发现的古石寨城数量多、规模大,寨与寨之间有联系,且城寨均位于险要关冲,只有春秋时期强大的楚国才能修建如此规模的长城。

楚长城藏于深山人不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地处中国中部的河南好像和长城不沾边。虽然史籍上记载楚国曾在中原一带修建长城,多年来河南并未发现楚长城的遗迹。

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南召县楚长城研究会副会长、南召县志办公室主任艾廷和已研究楚长城有多年,他告诉记者,不少典籍对楚长城多有记载,但楚长城距今已有2600多年,加之古籍用语简约,有些仅提到这条长城的名字而已,使得后世难以寻觅。

楚长城的遗址,是在不经意间发现的。上世纪末,有人频频在南召县板山坪镇境内的大型石寨城周家寨开山放炮,开采大理石,山下的村民不忍心看到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石寨从此消失,纷纷向县里要求进行考察和保护。

2000年2月,由艾廷和等14位史志、文化界人士组成的考察队,请村民做向导,前往周家寨考察。只见这里的城墙寨堡延展山头约20余公里,大体呈线状分布,互有联系,规模宏大,石城向外部的犬牙口和大军门两方的重要关隘都有长长石墙连结的建筑特点,让考察人员惊叹不已。他们根据史籍、方志的记载,初步认定这是楚长城线上的一座大型关城,而诸如此类的大型石寨,在南召县境内有100多座。

考察结论引起了该县领导的重视。当年8月7日,南召县派艾廷和等人将当地楚长城的分布情况,向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汇报。董耀会认为南召县的考察很有价值,对于楚长城是否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多数学者依据古代文献认为楚长城确实存在,却拿不出楚长城遗址的实据。如果周家寨确系楚长城关城,无疑将解开楚长城的历史谜团。

随后,董耀会和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吉人来到南召,实地考察了南召境内的古石寨遗迹。15年前,通过查阅文献和地方志,董耀会曾经勾勒出楚长城的马蹄形分布轮廓,但没有实证。通过实地考察和艾廷和提供的南召石寨城分布图对比,与董耀会15年前的勾勒图完全一致,因此,两位秘书长认定:这应该是春秋时期的楚长城。

当年10月,中国长城学会分别向国家文物局及河南省有关部门发出公函,公布了长城学会这一认定,建议对楚长城遗址进行研究和保护。

就这样,沉睡了2000多年的楚长城遗址被“崩”到了世人面前。

2002年5月7日,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罗哲文,著名历史与古文化专家郑孝燮等人来到南召,考察了周家寨等多处古石寨遗迹。这些建在险要关上的古石寨,顺山脊蜿蜒曲折数十里,虽历经沧桑,峰巅上的寨城依稀可见,充分体现了史籍记载的“用险制塞”的原则。眼前的情景让78岁的罗哲文先生激动不已,他不停地用相机拍照,兴奋地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伟大建筑,是无价之宝,太了不起了!”

在考察结束后的论证会上,罗哲文先生说,他1952年就开始研究楚长城,今天完成了50年的夙愿。以前他认为齐长城是最早的,从楚国屈完退齐国联兵的史料可以推测出,齐国是看了楚国的长城有作用后,才修建长城的。

此后,一系列对楚长城的调查研究逐步展开。通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很多专家认为楚长城是我国最早的长城,楚长城比齐国长城早约300年,比魏国长城早约310年,比赵国长城早约340年,比燕国长城早约370年,比秦始皇统一华夏后修筑的万里长城早约460年。

长城源头有待国家认定

1987年,中国的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国家文物局官网上,记者看到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长城:“长城筑筑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9世纪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城堡列城防御。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了相互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防守需要,在自己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修筑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长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都相继修筑长城以自卫。”

时至今日,认为楚长城是最早的长城的观点已占多数,不过,有关楚长城及长城源头的争论并未平息。

一些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历代多修有长城,河南现存的长城遗迹有可能成型比较晚。还有人认为,楚长城是子虚乌有。2006年6月25日,齐长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些学者依据《管子·轻重篇》的记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认为齐长城是最早的长城。

艾廷和认为,《史记》记载,齐国最后一次修筑长城是齐宣王时期(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齐州,千里余。”对于《史记》的记载,人们是认可的。《管子》的记载却值得质疑,因为此书并非管仲所著,系后人托其名所作,不足以证明管仲时期(公元前645年)齐国已修筑长城。楚长城从《左传》的记载可以认定,从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56年)楚国已开始使用长城抵御齐国的记载,加上目前河南发现的大量楚长城遗址,可证明楚长城当是最早的长城,是长城修建史的源头。

针对有关争论,很多专家表示,自己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河南、山东两省文物部门的官员也向记者表示,考古界、学术界的说法只是为国家的认定提供了参考,究竟谁是长城的源头,最终要由国家文物局调查认定。

一个社会创造力萎缩的根源

现在,一个人想要读到好书并不是件难事,因为无论购买还是借阅,都很容易。但是,23日上海发布的《2010年青年阅读调研报告》显示,77.2%的大学生接触中国人文经典的主要途径是中学课堂教育。阅读人文类图书的数量上,77%大学生在3个月内阅读人文类图书量都在两本以下。在阅读文学名著方面,有57.4%的大学生靠观看电影、电视剧或阅读缩略文本、文学简介等。(4月24日《东方早报》)

有一种认知是,阅读本身即是快乐。譬如,雪夜读书,曾是无数读书人温馨而浪漫的精神图景,阅读带来的精神享受,为其他方式所不能比拟。书是什么?书是好东西。在艾柯与卡里埃尔的对话里,卡里埃尔说,透过书的历史,人类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书中自有教义,书不仅是容器、储藏所,更是“伟大的拐角”,从这个拐角出发人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乃至决定一切。书是起点和终点。书是世界的戏剧,乃至人生的终点。

从阅读面、阅读量说,一个人在中学课本里得到的人文滋养,可谓少得可怜。上了大学,阻碍人们阅读人文经典的因素,一是有人把平时没有时间作为借口,另一个则是对阅读没有兴趣,喜爱其他信息媒介。即便是走出大学校门,又何尝不是如此?阅读对许多人来讲,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驱动着功利主义的马车,奔向赚钱、升官的目标,才是第一要务。享乐至上、至死,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匮乏的同时,也使得本土愈来愈远离书香社会。

孔子曰:“不读诗,无以言。只能是这样一个“不读诗”的人,肚子里能装些什么东西?平日里,他不打诨语、不言妄语,又能说出什么?“不读诗”,知识结构的组成就会可疑,就会不可信。“不读诗”,思维就会变得狭窄,对人性的认识就会显得肤浅,就会缺乏对外部自然现象的人文关切,就会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缺乏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在一个人文精神不断流失的社会,在一个个人动力丧失的社会,青年对阅读人文经典难以产浓厚的兴趣,它们之间的结局,正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是一种个人生命的悲哀,还是一种社会的悲剧。它既是社会感性力量、理性力量枯竭的具体表现,又是一切创造力萎缩的根源。

今语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zaxw@znews.com

潜规则变“明规则”又隐藏了什么

猫鼠可以结为联盟,你不信时,现实就会给出个样子。你看,备受各地消协和消费者诟病的“谢绝自带酒水”等餐饮业潜规则,可能在武汉“合法化”。21日,武汉市餐饮业协会、消协、个私协推出《武汉市餐饮业经营规范》,明确规定“餐饮企业有权接受或谢绝餐饮消费者自带酒水和食品进入餐厅享用”。(4月22日《长江日报》)

消协是做什么的?它一直宣称是消费者的“娘家”,就是说它是为进行有效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理由而存在的。若有消费者购买物品、接受服务遇到不公时,消协就要站出来,为消费者说公道话,并讨回公道。消协与餐饮业协会本来可能构成一对紧张关系,因为消费者在餐饮业消费时,会受到不公的待遇,作为消费者的“娘家”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应是不言自明。现在,武汉市消协将自己与餐饮业协会捆绑在一起,力

挺餐饮商人,不惜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是屁股坐错地方了,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很可笑的位置。在此一事上,你消协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属性,连姓氏都变了,那么干脆改消协为餐协,岂不更好,更为妥?

可以说,消协的任何一项权力都是消费者给的,它不存在自己的利益,不能乱用、滥用手中的权力,不能演变成损害消费者权益协会。它与餐饮业协会推出一套规范,更不能违犯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这样的国家法律。强加给消费者的“霸王条款”,坏就在霸字上,坏在不讲道理上。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它简直就是霸道到家了。譬如,规范制定方解释,谢绝自带酒水是为了保障食品安全,避免“问题酒水”进入餐厅。这种难以自圆

其说的解释不如不解释,不解释的话,还给你含糊不清的感觉,一解释,一切都露馅了。且不讲它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它于情理都难以说通。酒客带着自家酒进饭店,是要自己喝的,他能不挑选,拿一瓶“问题酒”自个儿把自个儿灌倒灌翻吗?自带酒水目的之一,不就是最大可能地保障自己的饮酒安全吗?

在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餐饮业,包括它的利益代言人餐饮业协会,损害一下消费者的利益,虽显得做人很羞,但人们尚能理解,因为逐利是它们的本性,为其定性,至多就是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罢了。但是,武汉市消协这种助纣为虐、自毁脸面的行为,带来的结果则令消费者寒心,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它为其他地方的消协带了个坏头,并疑似有什么利益与其攸关,其行为里面隐藏了许多难以见风见雨的猫腻。

伊文

文化病症下的早熟童年与返稚青年

一群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作文竞赛中竞相展示自己的“早熟”。面对命题作文《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这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写婚恋,甚至是婚外恋,让身为考官的成年人大跌眼镜。(4月25日《楚天金报》)

从第一印象上,这些孩子在文中的那种模仿性与文字灵性,不禁令人眼前一亮。但是,如果我们静心去想一想,却可能会发现另一种乐不起来的忧虑,因为这种儿童对成年人游戏的竞相展示,或许是早熟的不良后果,而且这种早熟,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社会的成人在不知不觉中灌输给儿童的,是对成人世界的反射。

因此,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尼尔·波兹曼所言的“童年消逝”:童装日渐成人化,儿童文学、歌曲不断萎缩,婚外恋、性与爱欲成青少年话题。

只是波兹曼万万没有想到,在现在的中国,不但儿童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童年,而且有更多的成年人特别是一些“70后”、“80后”青年人却惯性地沉溺在童年的世界,不幸地成为一群不愿意长大的“后儿童”,或“大龄宝宝”。青年日

常的生活充斥着返稚行为,比如我们看到了喜羊羊、灰太狼、机器猫、开心农场、漫画书、单机游戏等,成了青年的最爱。

于是,童年的孩子有了成人的思维与语言方式,放弃了他们应有的单纯与天真,而成年人却回笔到童年时代,不愿长大一般,想回避应有的责任与直面现实之勇气。波兹曼有个判断: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儿童的清纯开始了泥沙俱下的成人化,那么这个社会及其文化,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事实上,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熟童年与返稚青年这两个现象,它们其实是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那就是未老先衰的文化病症。在横向的时间发展上看,早熟与返稚,都是一种衰老的表现,前者是被社会拔苗助长,后者是在社会压力下的消极逃避。所以,在这个文化的病症之下,早熟的童年与返稚的青年如此悖论式真实地呈现出来,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时代匪夷所思的沉重现实。张天潘



郑渊洁新作

继去年宣布退出北京作协后,童话大王郑渊洁昨天在博客上发文,宣布即日起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退出的理由,不再是因为“受到排挤”

等个人方面的原因,而是认为中国作协某些成员的行为实在令他失望和不堪与其为伍。相同的是,这是该网上同样跟帖不断,使寂寞已久的中国文坛难得又一次有了点动静。

焦海洋/图

郎咸平是感性时代的意见英雄

某网络媒体近日制作了一个专题,用若干事实说明,郎咸平的诸多观点站不住脚,甚至他的学历都值得推敲。自郎咸平在国内走红之后,就有人把“郎咸平”当做社会、文化现象议论。“郎咸平现象”也确实反映了处于转型中的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公共知识界面对这些问题的无力与混乱。

根据笔者有限的观感,郎咸平所描述的事实,大多数是真实的。他之所以获得诸多读者、观众的认可,就是因为他比较直率地指出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中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内部人自卖自买,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劳工的低福利等。主流学界当然也在谈论这些问题,但其论调不温不火,这让那些真切感受到不合理现实之害的民众非常失望。郎咸平让他们眼前一亮。

郎咸平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也让普通人极易理解。比如,郎咸平称:这个世界上铁矿石或铁矿砂多得跟海边的沙子一样,本来不应当价格很高。现在价格之所以很高,是因为华尔街的那些金融投机家们在操纵。他们通过操纵价格牟取不义之财,甚至故意害中国。郎咸平对绝大多数不合理现象的解释,似乎都是“后面有一群贪婪的有钱人或掌权者”,他们是“坏人”,在实施某个“阴谋”,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坏。这样的解释通俗易懂。

接下来,郎咸平所开出的药方,当然就是“清理坏人”。那么,由谁清理这些坏人呢?当然是权力。这样的药方,同样很容易被迷信清官的民众接受。

当然,不管郎咸平所说的现象是否属实,不管他所开出的药方如何不对症,他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在开放的言论空间中,肯定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只要这个空间是开放的,那就总会有其他意见出现,这些意见可能更为准确地描述社会现象,更为理性地解释现象,并提出更为健全中肯的解决方案。只要我们相信,人类从总体上说理性的,那就相信,理性的意见终究会在诸种意见的竞争中占得上风,获得多数人的认可。

麻烦在于,我们的意见空间尚不是充分开放。有很多对现实更为真实的描述,以及更为健全的方案,无法进入公开的言论竞争世界。事实上,由于某种约束,很多具有智慧的人根本就不公开发表意见,很多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民众,也不公开发表选择倾向。这样,在意见竞争的空间中,竞争规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是谁最理性,即可获得大多数的支持,而是谁的嗓门大,谁的意见最感性,谁就可以获得更多支持。郎咸平就是这样的意见空间中的英雄。

这才是我们应当面对的真相问题。如果郎咸平与郎咸平之外的其他人,都可以更为充分地表达意见,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开放而平衡的意见空间,在此空间内,人们可以对问题有更理性的认知,并找到解决问题更健全的方案。

秋风